宋元學案

呂范諸儒學案表

- 呂大忠 汲公兄
  - 馬涓
  - 張睹
- 呂大鈞
  - 子 義山
- 呂大臨 並汲公弟
  - 周行己
  - 許景衡 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 沈躬行
  - 謝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 蘇昞

並橫渠明道伊川門人安定高平濂溪再傳

范育

游師雄
　子壤

种師道

潘拯

李復

田腴
　呂好問
　呂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邵清
　子整
　　蘇大璋
　從子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張舜民

薛昌朝

並橫渠門人

尚平再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呂范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為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畧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淸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

得薛昌朝稍為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三呂及其門人別為藍田學案今從序錄列呂范諸儒學案之首

張程門人范周再傳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呂大忠字晉伯其先汲郡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家焉父比部郎中蕡六子五登科先生其長也皇祐中第進士歷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遼使屈乃移次于長城北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時先生晉祕書丞丁艱議奪情副常卿劉忱報使先生辭未行忱已使回遼使又至召同忱入對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是何言也先生曰然則安可以代北

啟其侈心忱曰大忠之言社稷至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先生之不可奪也先罷忱先生遂乞終喪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先生奏對欲以計徐取横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文郁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先生議不合紹述黨禍起降待制弟汲公大防連遭貶謫先生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致仕卒復龍圖直學先生性剛毅質直勇于有爲與其弟和叔大鈞與叔大臨俱遊于張程之門伊川曰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横渠亦稱先生篤實而有光輝上蔡曰晉伯弟兄皆有見處蓋兄弟之既多且貴而皆賢者呂氏也先生爲從官歸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于學者多面折其短而樂于成人雖汲公未嘗少假顔色也嘗

坐堂上汲公夫人拜庭下二婢掖之先生愠曰丞相夫人邪吾但知二郎新婦耳不病何用人扶汲公爲之媿謝每勸汲公辭位以避滿盈之禍云

附錄

上蔡語錄曰晉伯甚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甚愛事何故卻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曰上蔡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晉伯之弟嘉祐二年進士授秦州司理監延州

折博務改知三原縣移巴西侯官涇陽以父老皆不赴丁艱服除以道未明學未優不復有仕進意久之大臣薦爲王宮教授尋監鳳翔船務元豐五年卒疾革内外灑埽冥然若思久之答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歿先生爲人剛質常言始學行其所知而已道德性命之際躬行久則自至焉横渠倡道于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于横渠爲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執弟子禮于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横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子義山

呂氏鄉約

德業相勵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侍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于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求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

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正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于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于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爲稍長少者爲稍少曰少者謂少于己十歲以下者曰

幼者謂少于己二十歲以下者過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于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于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閒主人出降階客趨進

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爲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于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

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放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送迎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柬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皆坐以齒非士類則不然若有親則必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

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爲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爲上客皆不以齒爵爲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于兩楹閒置大杯于其上主人降席立于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于卓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昏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于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葬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襆頭素襴衫素帶皆用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

而送之（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

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爲然）過期年則不可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漫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資）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

察約束之無令陷于不義　六曰誣枉　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値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于籍以告鄉人

百家謹案朱子有增損呂氏鄉約改德業相勸爲德業相

勸

弔說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非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疾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至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于他哉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致力焉始則致含襚以周其急朋友襚親以進見士喪禮族人相為又有含見文王世子三日則共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見問喪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奠見曾子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壤母死孔子助之沐椁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止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見雜記孔子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食老聃

曰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此則專進止者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見雜記袒而賵焉賵用車馬所知則賵而不奠兄弟乃奠奠止用羊並見士喪禮不足則賻焉知生者賻賻用布幣以助其費故曰不足則賻見士喪禮凡有事則相焉司徒敬子之喪孔子相有若之喪子游擯國昭子之母死問位于子張並見檀弓斯可謂能救之矣

故適有喪者之辭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檀弓雜記主人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于常主也平日見客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以助之且自別于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喪主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于弔哭而莫敢與其事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爲衣服飲

食以奉之其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引之者雖未能盡得如禮至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酹是也又能以力之所及爲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爲襚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爲賵與賻凡喪家之待己者悉以他辭無受焉必以他辭者况異衆嫌庶幾其可也

附錄

先生少時博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其師說遂遷棄志而前日之學博而反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爲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皆可推行

丁比部憂自始喪至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一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百家謹案先生比部贇之第三子也旣事橫渠卒業于二程務爲實踐之學取古禮繹其義陳其數而力行之橫渠嘆以爲秦俗之化和叔與有力焉又嘆其勇爲不可及也

爲宜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使李稷檄爲從事旣出塞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經畧安撫使种諤諤素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先生告以稷言諤曰吾受將命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劒耳先生正色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

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謗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謗意折乃竟許稷還是非先生之剛折不撓正氣屈謗稷難免矣彼平居高談性命臨事畜縮失措視先生直如豨豕耳横渠之嘆爲勇不可及信哉

眞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弟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蔭入官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

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則是

姜定庵曰朱子評此銘謂不合以己與物對說不曾說着本意今細玩之立己與物私為町畦此言未克以前事似亦無傷

未發問答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

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與叔曰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方圓

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梓材案子居和叔子傳見後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

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

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爲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

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

百家謹案此條即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子劉子曰夫所謂未發以前氣象即是獨中眞消息也又曰一喜怒哀樂耳自其蘊諸中言則曰未發自其見諸外言則曰已發蓋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也又曰自喜怒哀樂之存諸中者言謂之中不必其未發之前別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自喜怒哀樂之發于外者言謂之和不必其已發之時又有氣象也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于化育者是也惟存發總是一機故

中和渾是一性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此獨體之妙所以即微即顯即隱即見而慎獨之學即中和即位育此千聖學脈也自喜怒哀樂之說不明于後世而聖學晦矣

語錄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

以正其外難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云赤子之心視聽言動與心爲一無有外來攙和雖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卻是知能本然之體逮其後世故日深將習俗之知能換了本然之知能便失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過將本然之知能擴充至乎其極其體仍然不動故爲不失獨夫子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有知之有不知知之量也以爲知之以爲不知知之體也人以爲事事物物皆須講求豈赤子之心所能包括不知赤子之心是箇源頭從源頭上講求事物則千紅萬紫總不離根若失卻源頭只在事物講求則翦綵作花終無生意此說可謂盡赤子

之心矣百家因思前未發問答中伊川云赤子之心不可謂中一語反不如先生之語無病蓋赤子之心如穀種滿腔生意蓋在其中何嘗虧欠極大人之能事豈能于此穀種之外添得一物

我心所同然卽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卽天心

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閒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

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
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自灑埽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
造自有淺深所得亦有大小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
夫問于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
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
甲坼其盛衰大小之不齊膏澤豈私于物哉
呂博士說補
必有事焉而勿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

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田誠伯曰讀呂與叔中庸解想見其人 補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宗羲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為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

亦云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卽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又曰與叔之文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百家謹案先生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聚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其論甚悉實可施行也呂氏六昆汲公旣爲名臣更難先生與晉伯和叔三人同德一心勉勉以進修成德爲事而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嚴異端之教富鄭公致政于家爲佛氏之說先生與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

敎于鄉此豈世之所望于公者哉鄭公謝之其嚴正如此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爲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爾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只爲隨其所居而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普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四箴但緩散舉固講學中事也曾子仁以爲己任不如是何以進道而呂大臨克己銘方以不仁爲有己所致其意鄙淺乃釋老之下者 補

博士蘇先生昞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學於橫渠最久後師二程和靖初爲科舉之學先生謂之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抑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和靖未達他日會茶先生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和靖有省先生令謁二程受學梓材案和靖未從明道此二程當作小程元祐末呂晉伯薦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籍編管饒州卒

百家謹案先生得罪遭貶行過洛館和靖所頗以遷謫爲意和靖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當欣然赴饒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先生渙然冰釋孫鍾元先生曰季明能成彥明于始彥明能成季明于終朋友之益大矣哉

附錄

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能修省言辭便自要立誠若是修省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然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于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

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讀書卻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橫渠門人 高平再傳

學士范巽之先生育

范育字巽之邠州三水人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橫渠學以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橫渠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支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驟用之爾坐劾李定親喪匿服

罷御史知韓城縣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腹脅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龍圖游景叔先生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受學橫渠第進士爲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于先生對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因著分疆

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搆夏
人為亂謀分據熙河乃擇先生與邊臣措置聽便宜從事既至
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先生欲
先發以制之請于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先生曰在
謀不在衆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卒破洮州擒
鬼章捷聞百寮表賀遣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為邀功生事止遷
一官歷集賢校理權副陝西轉運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河之
役可謂高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惟
將士勳勞未錄此為歉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帝數訪邊
防利病先生具慶歷以來邊臣施置臧否朝廷謀議得失及方
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歷知邠州河中

府秦州陜州進直龍圖閣自復洮之役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

先生之學以經世安攘爲主非瑣瑣章句隊曈其精神以自列于儒者之比也故其志氣豪邁于事功多所建立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修

謝山游景叔墓誌跋曰游先生墓誌雖言與横渠遊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龥其篆則章公粢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此爲之喜而加餐

梓材案宋史云學于横渠

忠憲种先生師道

种師道字彝叔洛陽人少從横渠學以祖世衡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又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

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
入黨籍屏廢十年後擢知懷德軍累遷洺州防禦使知渭州詔
帥七路兵征臧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
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之盡護諸將詠曰鄰有
盜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無乃不可乎貫不聽遼使來請曰
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
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乎貫不能對先生諫宜許之
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
績盧溝帝思其言召用之已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
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先生方居南山豹林
谷聞命即至洛陽以其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後加贈少保謚忠憲修

祖望謹案橫渠弟子埒于洛中而自呂蘇范以外寥寥者呂蘇范皆以程氏而傳而南渡後少宗關學者故洛中弟子雖下中之才皆得見于著錄而張氏諸公泯然可爲三歎予于宋史得游种二公于晁景迂集得張舜民于童蒙訓得田腴于程子語錄得薛昌朝于閩志得邵淸而潘拯乃關中一大弟子竟莫得其詳

潘康仲先生拯

潘拯字康仲關中人嘗問人之學非顧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于不同不知如何持守程子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參程氏遺書

梓材謹案此條見道書卷十五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伊川先生語或云明道先生語又案伊洛淵源錄龜山誌銘辯云凡公則大夫之賢者于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進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者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稱如子弟之于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游定夫之于張橫渠是也據此則先生之事橫渠可知矣

修撰李濟水先生復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雲濠案先生世居開封祥符以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閩人蓋傳寫之誤學者稱爲濟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先生于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畧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

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先生方爲熙河漕使詔
下委之先生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
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
平原曠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翥
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
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
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
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
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徽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
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挽不
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買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

逃亡棄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别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畧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郄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獨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埀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

學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關中先生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強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修

祖望謹案宋史不爲先生立傳洪文敏公特載二疏于隨筆中稱其忠鯁然似未知先生之死事者若知之則宋史曾經文敏之手不應但附見之邢恕傳中也予讀樓宣獻公集始得之先生論孟子集義養氣之旨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俯不怍無憂無懼而氣自充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于中氣爲喪矣故曰無是餒也朱子稱其能得大旨所著有濡水集今無傳予從三館中得見永樂大典則先生之集在焉雲濠案濡水集四十卷乾道間刻于饒郡即朱子所謂信州本後多散佚

今存十六卷其間有經解易象算術五　大喜欲鈔之而予行律呂及所上奏議詩則失傳久矣罷官遂不果

梓材謹案宋有兩李復一郎先生一字信仲見水心集謝山答臨川雜問云滿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

太學田誠伯先生腴

田腴字誠伯安邱人也後從河南從橫渠學而與虔州宿儒李潛善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尤不喜佛學力詆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建中靖國間以曾子開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先生之叔明之安定先生高弟也其學專讀經書不治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皆不足治而先生不以爲然曰博學詳說然後反約如不徧覽非博學詳說之謂也先生嘗

言近世學者無如橫渠先生正叔其次也蓋其守關學之專如此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之補

田先生說呂紫微居仁記

予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嘗使氣勝之自知如此未得爲善

祖望謹案此不免把捉故未善

居敬行簡之言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

祖望謹案李君行亦然

公羊不知聖人之意立言多害如毋以子貴及人臣無將至令兩漢時尊丁傅及誅大臣蓋用公羊之說

讀經自當先看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

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

祖望謹案先生叔明之謂讀經不必看諸家故先生有前一條之說而又以此一條防其弊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田先生說凡十六條其一條移爲藍田附錄

太學邵彥明先生淸

邵淸字彥明古田人元祐間太學諸生有十奇士號先生與焉嘗從張橫渠學易遂不復出有故人任河南尹召之先生曰子以富貴驕我邪卒不往參姓譜

待制張浮休先生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慶歷中范文正公見其所作異之舉進士爲襄樂令新法行先生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强内所以弱内辟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已而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坐軍中作詩訕謗謫監郴州酒稅以赦得原元祐初司馬溫公舉先生才氣秀異剛立敢言召試得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疏論西夏强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彥博左遷判登聞鼓院臺諫交章爭之請還先生職名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爲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還除直祕閣陝西路運使俄知陝州徽宗卽位韓儀公忠彥爲左相除諫議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極陳陝西之弊河北之困尋爲

吏部侍郎兼侍講時儀公引范恭獻公純禮爲右丞而召劉公安世呂公希純還禁從以先生列九卿朝班有起色門下侍郎李清臣恨之首罷右丞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使不得入朝又出先生以龍圖閣待制知眞定儀公不能遏也會布爲右相亦惡諸君子范致虛乃奏曰河北三帥連橫恐非社稷之福于是安世希純同日報罷而先生亦以改同州謝表言紹聖遂臣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坐訕謗落職知鄆州然清臣亦爲布陷出守北京先生遂坐元祐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尋復集賢殿修撰致仕其歸也杜門自守不見賓客時爲山游跨一羸馬葛巾道服飢則啖麪一甌人皆服

其清德紹聖中擢寶文閣直學士先生少慷慨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姬侍因著論以爲他日必有張義潮挈十三州以歸朝者當不四十年見之其文豪邁有理致而尤長于詩自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雲濠案畫墁集今存八卷

先生之從橫渠學見于晁景迂集中他書無所攷也攷橫渠之卒先生爲之乞贈于朝以爲孟軻楊雄之流且景迂及與先生遊者必不妄惜乎畫墁集今世無是本予雖曾從永樂大典中見之而未得鈔其論學之緒言耳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呂紫微童蒙訓有一條云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驢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浮麵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今檢謝山補撰張先生傳已入其中則此乃

係入諸學案而未刪去者也故于紫微學案節之

殿丞薛先生昌朝

薛昌朝字景庸橫渠門人嘗爲御史論新法程子嘗曰天祺有自然德器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卻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于周至卻是氣局小景庸只是才敏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爲得中也陳古靈嘗薦先生于朝曰才資俱美持法端直可置臺閣時先生爲殿中丞充泰鳳熙洛路句當補

晉伯門人范周三傳

處士馬先生涓

馬涓字□□南部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

闈之上蒼吳顥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先生因以夢中語為名元祐中登進士第一晉伯帥秦州先生入判幕府自稱狀元晉伯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先生自以為得師焉後立朝為臺官有聲崇寧二年陷黨事安置吉州 参姓譜

附錄

□□□曰馬涓官南京元城在焉馬涓廷試日元城作詳定官所取也而涓不修門生禮元城微不喜客以告涓曰不然省闈專設主文是以有門生之稱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可稱門生于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元城聞而是之自是甚懽 補

太學張先生𥌓

張𥌓字景前□□人晉伯爲秦帥先生之父爲倅進之聽講及入太學晉伯曰微仲弟不必見不如見與叔弟其時汲公爲宰相而晉伯以爲不必見則知先生蓋亦有志于實學者也

和叔家學

呂先生義山

呂義山字子居和叔先生之子也范侍郎育稱其能紹家學亦嘗請業于程門與叔嘗致書伊川先生書曰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枉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涜瀆唯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是先生能傳程門講席往復之語其有得于學可知矣伊川與與叔先生解中字不

可卽謂之性先生對以中者性之德伊川以爲近之補

祖望謹案和叔止一子見行狀則義山之卽爲子居無疑

程子集中註云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夫和叔之

子卽義山也一云二字葢門人不知而誤增之胡文定公

又疑其爲邢子居則尤無稽之言關中自南渡後道梗不

通接藍田學派遂至無徵今僅得列名學案而其生平之

詳不可得而攷矣

藍田門人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簡許橫塘先生景衡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

閻門謝先生天申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景叔家學　高平三傳

運使游先生𪾢

游𪾢殿院師雄子也知眞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饑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牛車所在鼎沸惟先生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柰何諸縣且行矣先生曰使諸縣行乃白己而諸縣皆行先生乃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先生曰不然吾所以不徵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先生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

齎輕貨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斂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盡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全集米價頓落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先生爲河北運使參北總炙輠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標目有先生之名而未爲傳其名作謙蓋本施氏北窗炙輠也近得游景叔墓誌后刻于諸咮青學博星杓蓋景叔諸子名皆從言先生爲景叔第三子舉進士則作謙爲是云

誠伯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彥明家學

邵蒙谷先生甃

邵甃字宋舉彥明子自號蒙谷遺老與從口景之以家學自相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邑人蘇大璋從之遊終其身先生少嘗從合沙鄭少梅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參姓譜

教授邵先生景之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蒙谷門人高平四傳

知州蘇雙溪先生大璋

蘇大璋字顒之古田人也學于蒙谷先生少穎悟年十三通周易成慶元進士爲道州教官以闡揚正學爲己任召試館職除正字遷著作郎力言禁錮道學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歸自號雙溪補

宋元學案卷三十一終